

唐書

卷自百七至百十
列傳

類	號	讀	架	冊
八	二	九	八	六

漢書門

內	冊	號
二	八	二

傳之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48)
函號	281 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書卷一百七 傳呂陳列傳第三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

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傳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

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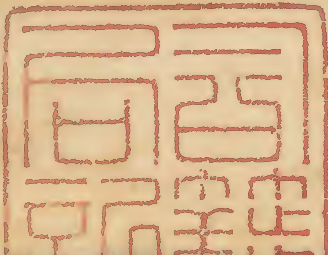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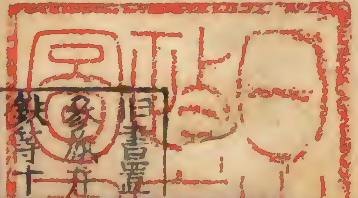
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

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

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耻以術宦薦弈自

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

定也 辨奕所 二軍之 數等十 目書置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七

傳呂陳列

曰書罪
奕遠且
念作雜
奕之率
道

仁罪亦遠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亦謂承亂世之
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
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
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
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壺傷弓之鳥驚曲
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
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
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知虞氏五十周
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鑿
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
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亦獨是之為眾沮訛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
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
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
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

寬延元年

傳

卷一百一十一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襄妣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奔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肅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

之奔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奔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纏秦分奔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母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柰何奔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奔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奔青山白

舊書嗚呼下有哀哉二字
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與佛議駁作駁佛教

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
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俾葬奔雖善數然嘗自言其
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
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奔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
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
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入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
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
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
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

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
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
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
訛撥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
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
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
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刻其三篇卜宅篇曰
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
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
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

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
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官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
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
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
姓耳後世賜族者寔多然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郤雍曹
潑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毫皇甫本之子
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官商哉春
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
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

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入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
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
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
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
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
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
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
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
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

舊書
作長命

舊書
下
字

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借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庭弱燧陋而詩言莊
公曰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自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
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
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
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
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
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

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
歲丁未為借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
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
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
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
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
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
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

寬延元年

舊書卷三十一

刑律

六

下寸飛刊

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且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朔不壞其室即日中而朔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朔恐又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

乘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
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
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子
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
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
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
何上利下利太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
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
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

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
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
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坐隴希官爵擇
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
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斂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
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
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
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而右衛鎧
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
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
 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
 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
 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
 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
 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
 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
 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寒歲月奔命秦之首尾

不究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
 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
 天特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
 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
 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眾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
 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氓遺
 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呼嗥可不
 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
 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

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邨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
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屠鉅萬之倉洛
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
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邊之武后奇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
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
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
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廼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豕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瘳顧不哀哉近隋

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大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
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
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
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官非妃嬪御女
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
興大化而大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
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

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
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
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
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大學國家之大務
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
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
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
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
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
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

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
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
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
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
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
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入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
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
陛下知難得入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
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
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久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

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空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會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

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躑以待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眾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陲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十四 吐蕃傳
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土馬
疆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後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于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

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
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
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眾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
玄劉審禮舉十八萬眾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
廼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
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
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李崇真傳
反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
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
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
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
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
盛軍師起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
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
六驗也蜀士虺虜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

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
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
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狗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
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
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爲天下者計大而後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
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

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
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
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
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

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
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
死猶鸞隼不接翼董猶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
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泊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
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

得矣陛下知得賢須在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狗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

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于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

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宐討契丹高置幕
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宐輕易無
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
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
量勇怯度眾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
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
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
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宐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
進計攸宐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
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

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
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
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
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
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
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 十九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揚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芻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揆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

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恠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
三十一
亦

唐書卷一百七

唐書卷一百八 劉裴婁列傳第三十三

宋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文史館脩撰判秘閣臣歐陽脩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豪為窟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三十一
亦

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

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接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

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
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又
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時
賊守真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之遂
通新羅饒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馬援會
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
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
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
城賊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

曰書人
下有并
耽羅國
使五字

舊書
復戶版
作修錄
戶口

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舟扶
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
眾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
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
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即給鎧仗
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
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
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莽仁
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

寬延元年

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儻劣寒億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資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為卑列道

摠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隼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入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會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

縣男總章元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沮江道摠管副
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俄召為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
脩國史咸亨五年為鷄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
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
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
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
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
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
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

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
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
齋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
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
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
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
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
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
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
河奏請機急多為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玄

舊書仁
軼身經
隋末之
亂其
見聞者
行事記

為帥以代已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為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為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

舊書長
名榜銓
注作長
名榜銓
注榜銓

昇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撻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為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摠管改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五

下木翻亥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六 下木 齒亥
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
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
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
者迷將士饑之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
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
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
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熟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
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
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

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匄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
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匄道
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匄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
勞宴日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
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
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七 下 木 翻 亥
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
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
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
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
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
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
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
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
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

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
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勝計僞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
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僞稱
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
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
傳自效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
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
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
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

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為程務挺張虔勗脅
 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
 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
 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
 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
 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
 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
 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
 厚行儉每日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

又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
 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
 日善知入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
 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
 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
 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
 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誓王方翼
 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
 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
 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

舊書物
作事

副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
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
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
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
洎麾下數日輒盡于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
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
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
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
玄宗有事代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

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
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
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
不虞非安入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
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誓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
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
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
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
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

寬延元年

卷之二十一

列傳

九

不封禪則

舊唐書
作瑤

士撰搢山往則維城前軌一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下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

舊唐書及冊府元龜
龜詠作道克下
無平時下有人
字憲作獻張九齡集云贈太師
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

士人猥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十一

裴君

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舍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為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

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

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

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

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

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

實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

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

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

三年入為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

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

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為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

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

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十一

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李勣
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
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
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
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
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
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
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
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
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
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

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
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
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
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
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
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摠管九月卒于會州
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
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連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十三
下番亥
之惠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
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
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
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
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
歎曰妻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
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

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
稱妻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
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
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十四
才翻亥

唐書卷一百八終

唐書卷一百九 崔楊竇宗祝王列傳第三十四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
賊黃君漢為密守柏崖義玄見羣鼠度河稍刃有華文
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
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為司馬王世克將高毗寇河內義
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下村飛則

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克數用其謀東都平轉
 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
 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
 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
 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
 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
 相熒惑用是能幻眾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
 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
 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眾兇懼不肯用司功
 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執不持久

舊書刺
 以下六
 字作刺
 史尚欲
 避箭
 舊書義
 作正義

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眾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
 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
 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之由是
 眾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
 玄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
 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為皇
 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
 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
 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吏所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九

及傳

亦翻亥

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為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
 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
 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已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
 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
 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
 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
 于朝果豪猾妄為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為東西
 二城神慶跨水懸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
 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為申
 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

舊實
 獄作推
 狀

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
 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
 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况太
 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
 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
 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
 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
 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
 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二

神慶

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滋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

不用

舊書檄
作公文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為入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諛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讓再思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四

丁未翻亥

丹作合 鍊神丹 兩脚 孤作兩 脚野狐 作紙綴 作帖友 作却 即下有 面

入朝有車陷于潭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蚩諛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為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眾以為冤復拜中書令監脩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弟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顓為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為懷州司馬

寶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鄴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爲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而人或謂爲國翁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

舊書故
作本

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于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濬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翁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

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為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脩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

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鄴令脩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沁陰故為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哲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
營第僭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
晉卿流峯州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
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
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爲
兵部尚書以晉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鄴被
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
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
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
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

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晉卿專
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爲
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
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
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
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查實力吐
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爲兵部員
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
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
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

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直請
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
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卜當百
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
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
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
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
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
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
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

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
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
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
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
卒以敗晉卿髭貌雄偉聲如鐘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
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認開中嶽造明
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
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
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

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絲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絀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旣顯官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曰爲御史中丞肅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禕禴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禕

衣祭先王禴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
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
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
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
儀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
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
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
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

爵當作

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
為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
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
舉尊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
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
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泣玉鬯
省牲饗奉玉齊制太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
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
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

舊書虛
下有是
字

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為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自左右顧眙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

舊書聖德中興御曆作聖明

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暉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為崇文館學士卒

山暉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客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虜

舊書修文作崇文

貞元元年

唐書

列傳

十一

不才飛

舊唐書
有左金
君將軍
杜元穎
誦聖羅
門咒中
書舍人
盧敬用
効道主
章

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
黷而山暉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
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各
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河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
拜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
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
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簣寧不幸邪
後之託儒為姦者可少戒云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

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
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
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讓被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
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
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
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為士議諧可
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
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
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

竟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不才飛

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

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羲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入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有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禴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効國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十四
木齋刻
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
權營罔天聽負抱柔猾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
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
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愜慨有名士也仕至司
門郎中璵曾孫搏別傳

唐書卷一百九終

唐書卷一百一十 諸夷蕃蕃將列傳第二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
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
太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
柰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
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

完寶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絲萬段
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
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
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
業留蕃禺至孫融事梁為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
氏女為妻遂為首領投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
初盎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
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
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

舊書人
下有大
可奇也
四字

文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
酋領有眾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
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
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冑大呼曰若等識我耶眾
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
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
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
里名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
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
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為高羅

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益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
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或為東合州刺史益徙封
耿貞觀初或告益叛益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
蘭慕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
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
不武不勝為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
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
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
賢於十萬眾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益可擊
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益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賓諸洞

國書天
畫作畫
吾此節

獠叛詔益率眾二萬為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益持
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
益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
計奴婢至萬人益善為治閱簿最摘姦伏得民懼心卒
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眾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
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
時盜賊多積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為
謀主會益至智戴得與益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
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

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盜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

舊書必作

同書
衛屯兵
作典兵
兵於內
苑

社亦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
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
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
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
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
社亦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
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
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擐去復戰
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
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

同書
龜茲王
白訶布
失畢及
大臣那
利等百
餘人

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
厥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
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
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郤王悉
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亦因拔都城王
輕騎遁社亦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
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亦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
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
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
閼王入朝王獻馬畜二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

貞元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

列傳

四

下木翻刻

備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介社介不參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入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諡曰元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命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確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
公三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
多赦不誅流舊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
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
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
爲莫賀咄特勤以地近吐谷渾隘陜多厲賜徙去熱海
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
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
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赦水

同書
東川作
赤水洲

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聞士
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
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
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
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
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
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
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
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
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鬪

舊書蘭
下有州

舊書曰
已下十
字作曰
豈有大

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
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
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
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
為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
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
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
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待足矣我義許國不可
行眾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
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

唐烈士
受辱蕃
庶

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
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
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
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
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
言既許之臣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
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
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
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
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

廣雅元解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下

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
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
高突勃騶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
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
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
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
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
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
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
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巒而上急攻之賊

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
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
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郝國公顯慶中爲沮江
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
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
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
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
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
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
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註誤遂

旧書特
上有設

及翻動使我賈尔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
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
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
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
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
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
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
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
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
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

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
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
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
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始龍朔中司
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
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
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祿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三遷奉
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栢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
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丁未 番 列
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韃山誘附二萬帳武
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
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謚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
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
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
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
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
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
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

田書賜
金五百
兩絹五
百匹

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
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
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
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
等進為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
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
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
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饌須廣乃斥
地置降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
衍土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

屯破之悉燒糧廩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涖軍
七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
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
常之見其貴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
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管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
至遂夜遁久之為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
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
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
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為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
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

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為士所箠或請
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
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
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
貢以其部為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
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者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
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
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
家童至數千以貲自雄夷人畏之為積石道經略大使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下 才番亥
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土樵采半散謹行聞
虜至卽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
三年破吐蕃于青海壘書勞勩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
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
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
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
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
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卽矯高藏命召

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
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
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
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
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
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明年召入朝詔
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
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
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誠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
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卽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下

一本
作

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
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欽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
大帝為舉哀贈拜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之諡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
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
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
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
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
為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

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寃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
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會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
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
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眾室韋
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
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
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
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
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

同書
在作
在

竟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十四

下十飛

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
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
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
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
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
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為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
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
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帝曰

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
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
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
楊思勗方侍帝即挺刀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
因沮潰多祚為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
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
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
宿衛頃之復為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
刺史歷洛絳二州累遷右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十五

下村飛

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踰多真種落降之跌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

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檢校王諡曰忠孫惟貞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殺銀闕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且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賴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

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子干闥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旣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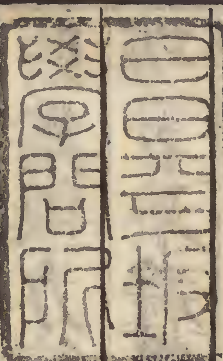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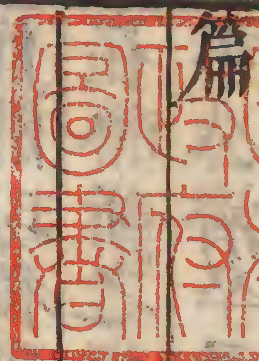
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傳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明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

唐書 列傳 十七 下 才 翻 亥
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
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
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
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
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
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
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
空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勲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
晟數稱之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
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
明爲儻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
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
作亂玢獨匿不出遲明會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
崔駱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爲司馬踰
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爲
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
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
位入朝不事騎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
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往者驚挺不可遷蓋巧
 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
 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
 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終

